

4

大周末

他帮叔叔“上位”后……

卡车司机连心赶走了老搭档,帮自己的四叔找了份安稳的工作。最终的结局,却令他意想不到……

他帮四叔换份好工作

2020年4月3日,李长明去上坟,袅袅青烟中,回忆起噩梦般的往事……

李长明,70后,生于山东沂蒙山区的一个小山村,以开卡车为生。2015年3月,听朋友说起开危化品运输车的工资高,他动心了。经朋友介绍,他去莱芜市给一个姓高的老板干活。高老板有十几台罐车,都是拉硫酸和盐酸的。国家规定,危化品车必须配备个监督安全装卸和运输的押运员。和李长明搭档的,是泰安的一个五十多岁的姓郑的押运员。他干活很卖力,两人相处得还可以。为了多赚钱,李长明很少休息。每次休假,他也都是趁着保养车或者在老家附近卸货的机会,平均一个月才有一次机会回家,平时就住在公司宿舍。就这样,李长明一个月能挣一万出头,老郑也能挣四千多。他有两个儿子,小儿子还没结婚,比李长明肩上的压力更大。

2016年7月,李长明回家的时候见到了他的四叔。一年多没见,四叔又黑又瘦,老了很多。李长明的父亲兄弟四人,二叔和三叔小时候夭折,他和四叔隔着十几岁。四婶有不孕症,四叔没孩子,把李长明当亲儿子看待。前1年,四婶得病去世。后来,四叔外出打工。前年秋天,四叔突然把自己的破房子卖了一万来块钱,买了一辆三轮车在临沂小商品城拉活。

见到四叔,李长明很高兴。四叔很自然地问起李长明的工作,当李长明说到自己车上的押运员一个月能挣四千多时,四叔说他也想干这个活儿,还说他自己的三轮车被偷了,这两年也没攒下钱。

父亲对李长明说:“你不是说给你押车的那个人也五十多了吗?你四叔今年虚岁才五十一,干这个准行。”李长明为难了,可看着四叔和父亲期盼的眼神,他只好答应了。

回去后,李长明厚着脸皮找队长,想让四叔和他搭档。不出所料,队长一口拒绝,说除非押运员里有辞职的才能让李长明的四叔补缺。李长明又去找老板,答复一样。

有一次,等着装车的时候,李长明和车队里的司机小林在一起聊天。小林是夫妻驾,他老婆给他做押运员。得知李长明的烦恼时,他笑了,说这

有什么难的!他当年想让老婆和他在一起,就光给那个押运员吃气,硬生生逼得对方辞职了。小林给他打气,出门在外还是自己人方便,又说现在押运员的工作很好找,老郑辞职后立马就能找到新工作。听了小林的话,李长明下定决心把老郑逼走。

从那天起,李长明就不再给老郑好脸色看了。老郑跟他说话,他也爱答不理。觉察到了李长明的变化,老郑开始主动买好烟讨好李长明。

按职责分工,装车卸车的时候,主要是老郑的职责,李长明只是配合下。为了赶时间,以前他们都是一起干,现在李长明也不插手了。以前,他们都是挑便宜的快餐店,吃点蒸包面条啥的,偶尔吃个炒菜,也是点便宜的,结账各付一半。现在,李长明专挑有点规模的饭店停车,点菜时奔着贵的点。有一次去烟台拉硫酸,李长明点了两盘海鲜,看着老郑一脸肉疼的样子,他竟偷笑不已。

逼走搭档终得逞

如果说这些老郑都能勉强忍受,有一件事他无论如何忍受不了了。七月份天气闷热,驾驶室里如果不开空调能达到四十多摄氏度。以前只要感觉热了,李长明就把空调打开了。现在无论多热,他都强忍着不开空调。李长明能忍,老郑不能忍。他的身材圆滚滚的,非常怕热。

有一天,他实在热得受不了了,陪着笑说:“李师傅(以前他都喊兄弟)开一会空调吧,我受不了了。”李长明沉着脸说:“油耗超标了你替我出啊?”可能老郑也受够了,突然提高嗓门嚷道:“我就出!你开吧!”可是任凭他嚷嚷,李长明就是不开。

老郑火了,直接伸手去摁空调开关,李长明一把就把他的手拨开了。老郑气得满脸通红:“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?”李长明忍不住吼道:“我就是和你处不来!”他们在车上吵架,队长在公司里通过监控摄像头看得一清二楚,立马打来电话臭骂了他们一顿。

回公司后,李长明就提出,要么他不干,要么老郑不干,让队长选。结果自然是老郑走人。李

长明还记得队长让他通知四叔尽快来公司上班时脸上嘲讽的笑容。后来听看大门的大爷说,老郑是背着行李,流着泪走的。

7月底,四叔正式来公司上班,签了劳动合同以后,他成了李长明的搭档。四叔业务不熟悉,李长明耐着性子教他,很多押运员干的活都替他干了。虽然累了点,但和四叔在一起有说有笑的。车上有电饭锅,只要有时间,四叔就动手做饭,吃得又好还花钱不多。李长明觉得这一步真是走对了。

9月10日,四叔第一次开工资,连7月底那几天加上8月份,一共开了四千七百多。四叔说,他这辈子第一次一个月挣这么多钱,激动了好长时间,还买了酒菜非要请李长明喝一杯。

李长明跟四叔说起干这一行的危险性,说合同里有注明,公司给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,要是出了事能赔偿50万。四叔还开玩笑说,要是他出了事,这钱就给泰山(李长明儿子)买房娶媳妇用。李长明当时笑四叔说话丧门,谁料竟然语成讖。

9月17日,中秋节后他们第一次出车,出事了。那天傍晚,李长明在临沂的一家化工厂卸货。开卸酸阀门时,不知道怎么回事,四叔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慢慢打开,而是一下子开到了底。硫酸瞬间从管线接口处喷溅出来,而四叔的防护服前的拉链竟然没拉到顶,硫酸溅到了他的防护服里,四叔惨叫倒在地上。

李长明和厂里的工作人员赶忙把四叔拖到安全地带,给他把面罩和防护服脱下来,再用清水冲洗。四叔连声惨叫,很快昏迷不醒。李长明跪在四叔身边,嘴里一边叫着四叔,一边号啕痛哭,那一刻,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

救护车很快赶到,四叔被紧急送往医院。厂里派了车把李长明和一位副厂长送到医院。李长明哭了一天,那位副厂长安慰了他一节课,说他们已经和医院联系,请医院派最好的专家,用最好的药,不惜一切代价把四叔救过来。李长明感到一丝安慰。

在手术室门口,李长明强忍着悲痛给队长和父亲打了电话,把情况说了一遍,队长在电话里大吼大叫,斥责他们不按安全操作流程来。父亲一

听四叔出了事急哭了,当即决定第二天赶过来。那天晚上,李长明一直在手术室门口守着。厂里又来了一位领导,手术室又先后进去了两位医生,那个领导说这都是市里最好的专家。

凌晨的时候,手术室的门终于开了。李长明立马过去,先出来了一位护士,随后那几位医生也出来了,他们摇了摇头就走了。李长明的期望,一瞬间破碎了,他瘫在地上放声大哭。

第二天上午,李长明的父亲赶来,看到的却是四叔冰冷的尸体。他泪泪纵横,抓着李长明没来得及脱掉的防护服,边哭边用头撞着李长明的胸膛,骂他没有照顾好四叔。李长明没脸辩解。

沉重的领悟

四叔下葬以后,李长明的父亲一下子苍老了很多,经常一个人默默流泪。李长明天天晚上做梦,梦见四叔。这让他越发不能原谅自己。家里的两个男人都变得沉默寡言,其他人的心情也可想而知,曾经幸福的家一片愁云惨雾。

四叔的葬礼才过了几天,村里突然来了两辆警车。李长明满心惶恐,他母亲更是被吓得不轻。警官很客气,要了解一下那次事故发生前后的情况。他们问得很详细,李长明毫无保留地都说了。他们问完后,又问了李长明的父亲,然后让他们签字就走了。把他们送出大门时,门外站了一圈邻里。

后来,李长明通过熟人打听到,原来保险公司不知怎么知道了李长明故意把老郑挤走的事情,觉得他有骗保的嫌疑。巧合的是那个厂里卸车处的监控也坏了,保险公司就去公安局报了案。而事发时,现场几个工人可以作证,的确是四叔因操作失误而造成的事故。警察来询问,也是例行公事。不料,风言风语却传开了。尤其10月上旬,李长明父亲收到保险公司的50万赔偿金后,这种传言就更厉害了。

作为四叔最亲近的亲属,李长明父亲是唯一继承人。甚至有传言说,那个保险是李长明主动给四叔买的,为了继承保险赔偿金,李长明故意害死了四叔,所以警察来调查的。

过了很长一段时间,李长明才鼓起勇气重新开始工作。经此一事,他对硫酸罐车有了本能的

恐惧。他这次找的是一家天然气运输公司,每天奔波在港口和气站之间,有时候一个月都回不了一次家。当妻子在电话里告诉他这些传言时,他深感烦恼,却也无可奈何。

那时谁也没想到,四叔这笔赔偿金不但给他们家招来了无穷的流言费语,还惹来了无尽的烦恼,最后竟然还搭上了他父亲的一条命。

先是四叔的两个娘家哥哥。他们借着四叔瘫痪在床的老娘的名义,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跟李长明父亲诉苦。李长明父亲给了他们每人一万块钱。然后,村里的几个痞子也来他家借钱。父亲自然不肯借,他们就说了很多极其难听的话。最后是李长明妻子打电话报了警,才把他们吓跑的。

这还没完,村里的几个人要带头在山上建庙,每天都来李长明家里絮叨,让他父亲捐钱给四叔立碑。李长明父亲捐了一万。他又引诱他以儿孙的名义各捐一万,李长明妻子坚决反对,才拦住了。

12月底,四叔的两个哥哥又来要钱。这次是李长明的母亲和妻子一起出手,把他们轰了出去。两个老头子跳着脚骂,说他们做局,把自己妹夫坑死了,现在霸占了四叔拿命换来的50万,早晚要遭报应。

李长明父亲再次被气得浑身发抖,两天后,突发脑出血,送到医院再也没抢救过来。李长明悲痛不已。李长明父亲去世后,他母亲的精神也变得恍惚起来。2017年1月的一天,李长明和妻子带母亲去县城看医生,晚上就住在了姐姐家。哪知,当天晚上,他家里竟然失了火。幸亏邻居发现得早,只烧了离大门最近的父母的卧室。

2017年春节前,李长明在儿子上的学校附近租了一套三居室,举家搬到县城。那年年底,李长明打听到老郑的新电话号码,诚心诚意地向他道歉。老郑呵呵一笑:“你小子,打个电话就想忽悠我。没有一顿好酒,我怎么可能原谅你?”大年初三,李长明带着礼物赶到了泰安老郑家,两人握手言和。

如今的李长明,依然每天开着天然气罐车在路上奔波。经历了许多事,他时刻铭记:与人为善,再也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做出对不起良心的事情来。(据《知音·下半月》)



人的三辈子

我54岁当了姥爷。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呢,怎么就当姥爷了?于是,心里有了一点排斥。好像是外孙女的到来,扼杀了我的年轻似的。

内心的慌张终于被外孙女福宝的笑赶走了。于是,一笑泯恩仇,开始享受天伦之乐。一个人是可以活出三辈子的。自己这辈子,感觉是稀里糊涂的,跌跌撞撞中就迈入了社会,于是留下了许多遗憾和伤痛。其实这是本色的自己,但是总觉得没有活明白。

待有了孩子,你会和孩子一起成长,看动画片,学小提琴,坐滑梯,陪着学习到深夜,为报考哪所大学而劳心费神。这是第二辈子。这一辈子,像是来世,我努力去避免我的缺憾,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。这是实实在在又活了一回,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慢慢地成

每个人的巨婴面

巨婴症这个词刚出来的时候,大家都觉得是说别人。

一天一个朋友在群里发出天问,为什么有人不会做饭。他的意思是做得好坏是另一回事,毕竟是太容易的事。于是我惊讶这是自己的巨婴面。

有一个前辈的笑话是,晚七点他大骂老婆不开电视影响他看新闻联播,正巧他的朋友在他家说事便插言道,你自己开电视不行吗?没看见你太太在洗碗吗?前辈理直气壮地说,我不会啊。

最常见的还有因为各种原因要与父母同住的成年人,他们不是嗜老而是爱老敬老,非常舍得给老人花钱,但是又不习惯老人的生活方式,于是争吵连连。为什么天天吃剩菜,倒掉不行吗?为什么总是用破东西,新的放坏了不是浪费吗?为什么?为什么?其实解决的办法就是自立门户单住,天天可以吃新用新。但他们还不是不愿离开家人各方面的照顾吗?

我想说的是,仔细分析起来每个人都有巨婴面,都需要自我审视和调整。

长。但是那时候毕竟年轻,没有经验,穷于应付工作和社会各界,一切都显得手忙脚乱,留下许多尴尬和隐痛。

做了姥爷便成了第三辈子,一切皆从从容。看着一个小娃娃慢慢长大,陪她玩,逗她笑,教她识世间万物,有着站在山巅之感,秋高气爽,金黄一片,尽情感受收获的喜悦。还有比这更好的状态吗?!

一位女作家曾说,她怕老,只让孙辈直呼其名,不许喊她“奶奶”,以阻止心中因衰老带来的苦痛。这是不是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呢?我可不管这些,从今后,安心当姥爷。“姥爷,姥爷!”随便你喊。

(摘自《济南灯下拾豆日招》)

欧阳修的幽默趣味

欧阳修是宋代文坛之执牛耳者,宽厚待人,风趣幽默,与之交往者无一不如沐春风;概因其将人生追求与幽默趣味相连接,以真诚淡化自身,故能广交善缘。

欧阳修喜欢喝酒,有一次与两位友人行酒令,作受刑诗。事先讲定各作诗两句,内容一定要写犯牢狱上刑罚的事。甲说“持刀哄寡妇,下海劫人船。”乙说“月黑杀人夜,风高放火天。”欧阳修曾替宰相王旦写神道碑铭,王旦之子王仲仪拿着润笔费前去致谢。欧阳修一看,是十副金制酒具,觉得过于贵重,便推辞不受。王仲仪问不受之因,欧阳修开玩笑说“缺捧酒具的人哪!”王仲仪信以为真,竟派人买了两个侍女,连同酒具再次送给欧阳修。欧阳修一看,这玩笑开大了,只好收下酒具,将侍女送还,并连连声明“罪过,前语乃戏言耳!”

还有一次,欧阳修到一家饭馆吃饭,饭后老板问口味怎样。欧阳修蘸着水在桌上写诗一首:大雨哗哗飘湿墙,诸葛无计找张良。关公跑了赤

兔马,刘备抡刀上战场。

老板不解其意,欧阳修笑呵呵地说:“我这一句诗都是一条‘谜语’。‘大雨哗哗飘湿墙’指‘少檐’,意为少盐,口味平淡;‘诸葛无计找张良’指‘算不出’,意为佐餐的大蒜没摆在餐桌上;‘关公跑了赤兔马’指‘无缰绳’,意为菜肴中忘记了葱姜丝;‘刘备抡刀上战场’指‘军中缺少大将’,意为‘木耳菌(谐音军)菇’这道菜少了大酱调配。”

欧阳修曾替宰相王旦写神道碑铭,王旦之子王仲仪拿着润笔费前去致谢。欧阳修一看,是十副金制酒具,觉得过于贵重,便推辞不受。王仲仪问不受之因,欧阳修开玩笑说“缺捧酒具的人哪!”王仲仪信以为真,竟派人买了两个侍女,连同酒具再次送给欧阳修。欧阳修一看,这玩笑开大了,只好收下酒具,将侍女送还,并连连声明“罪过,前语乃戏言耳!”

欧阳修为文不但力求精炼,而且要通俗易

祖孙乐事

爷爷是个大“生家”

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的,我讲话又是方言,别人难听得懂,所以我一到一晚窝在家里,除了看电视就是看书。

这天上午,上小学的孙女佳忆同她奶奶从外面回来,进门就嚷道:“爷爷你真是个生家。”

我以为她说的是大作家,听得一头雾水。她马上解释道:“你一天到晚窝在家里,不是个大生家是什么。”

(安徽桐城 徐向阳 77岁)

走不动了

那天,我带着小孙子逛市场。走到一家糕点坊时,我说:“老尧,给你买点酥饼吃吧。”小孙子上前看了一眼酥饼的标价,说:“爷爷,我不吃。”

我挺意外。平时馋嘴的他见啥好吃的都要买,今天咋就不买了?我问:“你不想吃了?”

小孙子说:“酥饼这么贵,我不想乱花爷爷的钱。”边说边拉着我往外走。

我正感动他越来越懂事呢,小孙子又停下了,说:“爷爷,我走不动了。”

我奇怪地问:“怎么走不动了?”

小孙子看了一眼身后的糕点坊,说:“我肚子饿,没劲了,就走走不动了。”

哈哈,他的贴心还是斗不过馋嘴啊。(新疆哈密 汪小弟 63岁)



笑一笑十年少

零花钱

老爸告诉上大学的儿子,他看上一款手机,要1500元。儿子对老爸说:“我知道老妈给你的零花钱不多。这样说吧,你拿出一半的零花钱,我也拿出一半的生活费给你,买了它吧。”老爸想了想,咬咬牙说:“行!”于是儿子爽快地拿出800元,老爸颤抖着从鞋底摸出50元。

对不起

一位女士刚下地铁,发现外面下着大雨,附近没车,上班又要迟到了,她只好淋着雨跑起来。这时,一个小伙子撑着伞跑了过来,并把伞移到了女士的头顶。女士脚间脸就红了,不好意思地低声说:“对不起,我有男朋友……”只见小伙子低头沉思了一下,深情地对她说

说:“要吗?这把伞20块钱……”。

求生欲

去吃烤羊肉串,烤串上来后咬了一口,发现是生熟的。我生气地问老板这是怎么回事,老板淡定地答:“可能这块肉有很强的求生欲吧……”

熊孩子

儿子拿了一颗糖放进爸爸的嘴里,满心期待地问:“爸爸,糖甜吗?”爸爸感动地说:“甜!”儿子纳闷地说:“那为什么狗不吃,还吐出来好几次呢?”

不敢咳嗽

医生愤怒地训斥自己的助手:“我明明让你给病人喝的是止咳药,可你竟然给他喝了一瓶泻药!”助手辩解:“那他不是也不咳嗽了吗?”医生说:“他是不敢咳嗽了!”(摘自《中国剪报》)



每当想到或看到周钰的时候,金春雨的心里就忍不住动一下,像是有一股热流猛地传遍了全身。她努力让自己不去想他,她有时不知不觉地,眼前就出现了周钰的影子,在她面前不停地动着,说着。她轻轻摇摇头,试图把周钰的影子赶走,但只是那么一小会儿,周钰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她的眼前。

上课的时候,她会想着身后的周钰在做什么,在想什么,他有没有想到那个夜晚?想到他的拥抱?想到这里,金春雨很真切地感受到了周钰怀抱里的温度,忍不住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。

金春雨的思想总是无法集中到学习上。有几次,老师发现她走神了,也不太好意思直接批评她,就借故让她站起来回答问题。可她常常是连老师问的什么问题也不知道,就那么茫然地站在那儿,有时是木木的样子,有时又会是使劲低着头,脸羞得通红。

老师们很无奈,觉得可能是那篇文章对她影响太大了,就很同情她。以前她一直是个认真刻苦又听话的学生,任课老师也不太好意思为难她。但私下里,他们却都在议论,怕这样下去会把一棵好苗子给毁了。梅晓玫老师也发现了金春雨的变化。她首

先想到的,也是那篇文章对金春雨的影响,她想找个时间跟金春雨好好谈谈。看到金春雨变成这样,她很痛心。她觉得自己也有责任。

梅晓玫老师跟金春雨谈话的结果让她很不满意。任她怎么说,金春雨就是不说话。问急了,她就说,老师你放心,我一定好好学习,别的啥事都不想,都不做。可是,她就是不能跟从前一样和老师敞开心扉地谈。

对梅晓玫老师的话,金春雨也是认真思考了不止一次两遍。特别是上课回答不出问题时,让她每每想起,汗水就会忍不住流下来。从小学到现在,她什么时候这样过?她想,不能再走神了,上课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精力,不要想周钰,不要想那个叫汪点点的女人,不要想那篇文章,不要想一切与学习无关的事。

每节课的开始,她都在心里告诫自己一番。也确实起些作用,前边十几分钟的时候,她一般还是能听到老师在讲什么的。但渐渐地,老师讲的內容便被她脑海里不断涌上来的那些东西侵占了。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力量强大且无孔不入。

又一次被老师点名叫起来回答问题,她竟然又是不知道老师提问的到底是什么!老师无奈

地说,坐下吧。金春雨慢慢坐下,低着头。她猛地一下咬破了自己的手指,鲜血忽地冒上来,她用手绢用力缠住,不让血滴下来。那一刻,她没有觉得疼,只感到鲜血慢慢流向自己的手指,如同泪水从眼睛里涌出来一样,她感得那种从未有过的释放的快感。

金春雨,看你还乱想,看你还认真听课!在心里,她恨恨地对自己说。

金春雨在时时与自己争斗着,她感觉很疲惫。

晚上,她经常睡不着,熄灯后很久了,她也还是没有睡意。听着同宿舍的同学均匀的呼吸声,金春雨脑子里时而乱成了一锅粥,时而又一片空白。脑海中,似有一股风车在不停地旋转着旋转着,她撕扯着自己的头发,试图让那部风车停下来,可是,她的努力,换来的却是更加的失望。

那天在洗手间的洗手台上,她意外地又看到了一张被人撕去了一个角的报纸,正是那张《泉水河晚报》,她用力扯碎,揉成一团,使劲扔进了墙角的垃圾桶里。

去找汪点点说理的欲望再一次强烈地冒出来,冲撞着她的心。

这之后,金春雨会下意识地注意着餐厅、教室等公共场所里每一张贴纸。见到报纸,她都会过去看看,看是不是那张《泉水河晚报》。

不管是在餐厅,在路上,还是在操场上,不论是在哪个地方,金春雨都感到了投向她的异样的目光。

以前也常有同学对她指指点点,但那些对她投过来的眼神,都满含了羡慕。现在,一切都变了。她依然是同学们议论的中心,但是,那些议论,却变得躲躲闪闪,那些目光,也变成了同情甚至不屑。

金春雨很少去教室门,有时课间操,她也借口不舒服不去参加。开始时,作为体育委员的周钰也很无奈,他知道金春雨的心情。面对着金春雨抑郁又无助的目光时,周钰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。但后来,见她越来越不想出门了,他便不再同意她请假,而是把她“逼”到操场上去,和同学们一起做课间操。

有一次大课间,不管周钰和肖晓怎么说,金春雨就是趴在桌上不想出去。此时,她正在酝酿着与汪点点的对话内容,很激烈,很解气,最终,她把那个叫汪点点的女人驳得无言以对……